

大众新闻
客户端大众日报
微信

Z 跋履

去皮村

□ 韩浩月

一个夏日的下午,几个朋友相约去皮村看看,我从东边赶来,快要到达皮村的时候,看见一条蜿蜒而过的河流,朋友说那条河叫温榆河,为了游泳,他跳进去,可我明显看见河边围起了一圈绿色铁丝栅栏,想问他是如何过去的,但我没问,他也没说。

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和通州区交界处,桥这边的皮村属于朝阳区,桥那头是通州区。皮村村口的牌楼很有气势,像是某个艺术家设计的,但整个村也就牌楼有点艺术味道,剩下的都是村镇的感觉。我进入皮村,就像一条鱼被扔进了河里,砸起点水花瞬间便没了踪影。

皮村知名,是因为这里有个文学小组,小组的成员,有建筑工人、外卖员、保姆等等。2017年以一篇《我是范雨素》被很多人知道的育儿嫂范雨素,就出自皮村的文学小组,后来她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成为一位知名的素人作家。文学小组的老师,有大学教授,文学期刊主编,知名作家,他们认真地给文学小组的人上课,组员当中,也有不少人发表了文学作品。

穿过一条两边布满店铺的小街之后,我们找到了文学小组经常上课的地方,是幼儿园边上的一间简易平房,房顶悬挂着塑料制作的绿色藤蔓,也能带来一些阴凉感,有个抱着婴儿的妈妈走进了平房,她是文学小组的成员之一,她和我们谈着文学,像谈天气一样平常。稍晚一些时候,我们在村外的荒地上,又遇到一位镶了银牙的老大哥,他已经退休了,但没有选择回老家,仍然住在皮村,他说他喜欢皮村的居住氛围,不舍得离开。

刚进皮村,我们决定先环村一周,留下的最大印象是,村子的外围,是一个被分割成多个停车场的草地,一块块长满了荒草的地皮上,停放着各种不同的车辆。其中最大的一块草地,不是停车场,像是一块原生态的草地保护区,和我们谈文学的老大哥说,往里走走,那里有棵果子已经熟了的杏树,我们走到杏树下,几个村里人,正在摘树上黄澄澄的杏子吃,杏树和杏被电网包围,缠绕着,一看见就没有打过农药。

我猜了一下皮村居住的人口,以为最多不过5000人,这是以我出生的村庄有2000人作为对比的,但实际上皮村住了2.7万人,这已经不是村了,完全可以称之为“皮镇”。皮村有地方的确像村庄,但它的核心部位,已经是不折不扣的镇子,它的主街道,酷似那些热闹的仿建古镇,店铺密布,招牌林立,人流如织,只是在这里,没有一家卖旅游纪念品的店,满是饭店、手机店、理发店、超市、五金店、杂粮店、服装店……你能想象的一切小店铺,在这里一应俱全,完全可以满足各种生活需求。非常难得的是,街道两旁数以百计的店铺,全部都在开门营业,竟无一家关门歇业的。

我在皮村拍摄了一组人物肖像:路边喝啤酒的建筑工人,弯腰看电子秤买毛豆的女孩,靠窗位置玩手机等待上菜的一对闺蜜,穿着时尚的逛街闺蜜,蹲在理发店门口无所事事的男青年,躺在店内沙发上闭目养神脸上表情淡然的店老板,坐在墙根凳子上打盹的中年男人,双肘放在快递运送车上专心看手机的快递员,嘴里叼着烟手里拎着大袋米的白T恤青年,戴着黑色运动帽坐在店门口抽烟的老年人,一个年轻的妈妈怀里抱着额头贴了退烧贴的孩子,打着哈欠手里端着手机眼睛却看向远方的手机店老板,在露天水盆洗小件衣服的老奶奶……

在皮村,我还拍了把头探出窗外眼神向巷道巡视的黑猫,一条贸然闯入镜头的大黄狗,一排鞋带拴在双杠上晾晒的鞋子,一个按键被按到模糊了的方块密码锁,两件在晾衣绳上贴身起舞的衣服……我知道这只是我眼中的皮村,这些照片根本代表不了真实的皮村,皮村有属于村子独有的景观,比如被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们所熟知的燕窝,它悬挂在一个低矮的长廊中间,多年存在,每年都有燕子来,它是皮村一个不变的“门牌号码”,除了这个燕窝,皮村还其他更多风景,但这是皮村的秘密,外来者不宜过多打探。

在皮村,对两位打过招呼的人印象深刻,一位是一名舞蹈演员,听说他毕业自某个中央级部属院校,落脚皮村后感觉到舒适自在,再没离开;一位是一名话剧演员,跑各个话剧剧组只有几句台词的配角。皮村可能还住着无数这样拥有自由职业的人,聊天时我们不约而同谈起他们的爱情生活,谈起了一些地方高昂的彩礼,这样的话题在别的地方说起来有些违和,但在皮村说起来却显得如此真实,那个年轻的话剧演员还没有女朋友,他如果能在皮村找个女朋友就好了,他们一起做饭、逛街,坐在院子里发呆,等到某一天,再携手离开皮村,去下一个梦想之地。

皮村是个村,可正如前面所说,它还是个镇,是个街道,还有着县城的模样,如此,皮村融合了村、镇、县三级行政区域的特征,这些特征如此自然地同时存在着,形成了独特的吸引力和魅力,皮村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土生土长的皮村人,消隐在市井生活的幕后,新皮村人的面孔正在覆盖着这个村庄。想到皮村会想到许多个村庄……

夜晚的皮村街道愈加热闹繁华,人气爆棚,我们在一个新疆饭馆晚餐之后,一个诗人开着他的三轮车,载着我们在拥挤的商业街上通过,有朋友离开三轮车上的板凳,站立起来,在皮村街道灯火辉煌的夜色里展开双臂,他是想拥抱皮村,拥抱这个在皮村短暂停留的日子。在城市的角落处,那一刻的皮村如同一颗有力跳动的心脏,发出“咚咚咚”的声响。

黄河魂

□ 陈光林

亲亲叫一声母亲河
您用乳汁养育华夏沃野
您流淌出中华龙的图腾
奔腾着母亲河永恒的魂魄

向前

那哗啦啦一河水
日夜奔腾岁月月
那滚滚飞起的阵阵涛涌
绽放一河逐浪生命的花朵

您走出雪山的那一刻
就未曾停步一歇
走过高原大漠峡谷
也走过千里平原沃野

啊,我的黄河
那是热泪流淌的河
那是血脉唱出的歌
您那滚滚向前的风姿
是我民族壮丽的本色

我的母亲河啊
我一步一声亲亲呼唤您
把我生命融入您的脉搏
向前,向前,向前
活成不屈坚贞的性格

千古文脉

凝望黄河亲亲叫一声母亲河
祖根血脉奔流着文脉长歌

“在河之洲”放喉大河壮美
诗仙挥毫惊叹您从天上飞落

您激荡春秋百家争鸣的磅礴
乳汁滋养唐诗宋词百艳花朵
《大合唱》怒吼起您冲天热舞
新时代的大河奏响追梦踏歌

黄河啊,我的母亲河
您不尽的诗词歌赋
唱不完的中华诗国
一河浪花诗韵
舞袖长空大地扬波

黄河啊,我的母亲河
您不尽的风云岁月
绘不完画卷卷长河
一河文脉涛声
千古不朽中华巍峨

Z 文荟

魂魄

您记得天上的云朵
您带着雪山的圣洁
您流出的每一滴水
都有一个名字叫中国

您从巴颜喀拉走出
您从黄土高原流过
您在壶口腾空飞降
轰隆隆高歌华夏壮阔

您一路浩荡一路跋涉
向着太阳追梦辽阔
九曲十八弯都写着故事
深情依依回荡母爱诉说

Z 坊间

我的轮椅

□ 雪 樱

终于有机会说说我的轮椅了。首先双手抱拳道一声:对不起,小女子怠慢了!2001年,一场顽疾突然降临于我,从此改写了人生轨迹。命运的暴击,把我困在了轮椅上。一个“困”字犹如黑暗的囚笼,使人看不到一丁点希望。一天,街道为我申请了一辆硬座轮椅。那时候,我内心的两个小人激烈交战,直至硝烟四起,遮住了脸蛋上的盈盈泪花。父亲说,“有了轮椅,我推着你出去转转!”我装作没听见。我不肯接受坐轮椅的残酷现实。我才十六岁,岂能轻易接受呢?自卑,怯懦,彷徨……连续好多天,我自怨自艾,但是最终接受了这份善意。

后来,读海迪大姐《轮椅上的梦》,主人公丹丹跟着父母来到偏远农村,邻居桩桩大伯为她做了一辆“洋椅子”,即木质轮椅。小金来和三梆子迫不及待地推着她冲出屋门。那一幕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大地在我的脚下旋转起来,颠簸起来,在这愉快的旋转颠簸中,我第一次来到了春天的原野上。”走出家门的感觉,真好,空气中沁着春天的味道。

轮椅,一头连着外面的世界,一头连着内心的念头。我人生的第一辆轮椅,结实,笨重,我坐上去,瘦瘦的,小小的,两只手不知该往哪里放。谁能想到,它一陪伴我就是近二十年的时间。载我去看过老中医,住过医院,也出去玩儿过,有一次半路上爆了轮胎,顶着烈日,转悠好几圈才找到修车摊。关于辗转看病的一些往事,早已模糊不清,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后,我坐着轮椅去作协开会,去领奖,去看外面的风景。小伙伴们大都是“无证上岗”,推着

我经常横冲直撞,不是进电梯撞到门框上,就是碰到别人的脚后跟,不住地说“对不起”。所以我习惯避开人多的地方,散会时,先让别人走。

那年春天,《人民文学》全球华人文学征文大赛颁奖典礼,在美丽的明湖居举行。杨曙光主席是个心细的人,提前几天安排好接送我的车辆,打来电话让我别有顾虑。到了会场,他主动跑过来,大嗓门说道,“我推过轮椅,让我来!”事后,我才知道,他用轮椅推过老母亲,的确有经验。而那天开会,他早早地乘坐公交车到会。十年匆匆而过,这件事我至今过意不去。

这辆轮椅跟着我去过山东会堂,也走过郊外乡野,维修过很多次,最恼人的是给轮胎打气。年数多了轮胎慢慢撒气,气门芯换了一个又一个,越是出门赶时间越是出岔子,家里为此买了好几个不同型号的打气筒,母亲负责安卡子、打轮胎,急得出了一身汗。后来,索性不用了,去小区附近的修车摊,有电充气,女摊主经常不收我钱,但是她家出摊很晚,一早出门经常扑空。

轮椅不会说话,但它有眼睛和记忆。它一定记得带刺的偏见,和友善的目光。它一定记得出门前母亲的叮嘱,黄昏时焦灼的等待。春节后母亲腿疼加剧,奔波在医院之间扎针治疗,晚上回来,针眼处的淤青大片大片散开,像刺目的“地图”。即便这样,但凡我出门,母亲都挨着疼痛,把轮椅推出来,从头到尾擦一遍,座位、椅背、扶手、脚蹬子,她不允许轮椅沾一点灰尘,就像不允许她的女儿穿着有任何不体面。她备有一块专用的毛巾,天气好时,洗

干净拿到楼下晾上,见见阳光,泛着一股皂粉的馨香。擦完轮椅后,她再敲敲打打检查一番,一边自言自语,好像这样才能放心。傍晚回家,高架桥上堵车,到家时间不确定。但是,每次车子拐进大院,我透过车窗,一眼就能望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母亲啊,原地徘徊,路灯下,投下一道橘色的影子。

轮椅不会说话,但它有体温和心跳。家里有个“病孩子”,做父母的在别人面前势必“低人一等”,出门在外,他们说过太多的“对不起”“添麻烦了”,句句肺腑,又带有些许无奈。我对无障碍环境并不乐观,台阶,坡道,隔离墩,起降杆,有人的地方就有障碍,或许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构成的,残缺不仅是对爱的通途的呼唤,同时也是灵魂之间的互相鉴照。轮椅的“破壁”,为我推开一扇精神之门,四面八方的善意涌进来:上台台阶抬一把,上坡路推一把,下地铁(公交)帮一把……那天做完诊从医院出来,有位年过七旬的阿姨,小步快跑,掀起厚厚的门帘,“姑娘,你先走!”我点点头,出大门瞬间,正午的阳光兜头洒下来,把我照得暖烘烘的。

前几年,那辆轮椅正式“下岗”。我又换过两辆普通硬座轮椅,不知怎么,都不及第一辆用得顺手。

父亲去世后,母亲陪我去医疗器械店挑选新轮椅,也算散散心。那家店在居民楼里,乘电梯上去,进门处摆着辅具。硬座轮椅没有特别适合我的,反而看中了一款电动轮椅,即兴坐上去“试驾”,从未有过的轻盈,能感觉到风的声音。一旁的母亲看出破绽,俯下身对我小声说道,“你要觉得合适,咱们就要了!”

真正的大先生

□ 逢春阶

因我曾祖、祖父、伯父、堂兄都是中医,所以,我对中医有着一一种天然的亲近。祖父用毛笔开的药方,我一直珍藏,时不时拿出来看看——那字迹深得何绍基笔意。伯父说,祖父当年还给人写过牌匾。

我很佩服一些老中医,他们的妙手,不但会治病救人,而且会琴棋书画,他们的学养和风范,我心向往之。比如山东中医药大学周凤梧先生,便是如此。且看他的生平:

周凤梧,祖籍浙江萧山县。1912年出生于山东省临邑县的一个三世为医的家庭。16岁高小毕业后开始学医。1940年经济南市中医考试,领取执照,在济南市永安堂药店坐堂行医。1952年4月领到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给的中医第06086号中医师证书,曾任济南市医务进修学校中医部副主任、济南市中医学会副主任、济南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济南市第一中西医结合诊所所长等职。1956年6月调山东省中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留任教员……

通过深入采访,我了解到,周凤梧先

生是著名中药方剂学家、中医教育家、中医临床家。从医50余年,执教30余载,精于医,练于药,熟谙岐黄经旨,敏于临证发挥。其所著《实用中药学》《实用方剂学》奠定了他在全国中医界的地位。当我到他老家德州采访时,竟发现他还是一位画家,《德州名画作品集》收录了周老的墨宝,好多是赠予弟子的,有梅花,有雄鹰,有游鱼,有仙鹤,扑面而来的是古风、古韵、空灵。每一幅作品都取神得形,以线立骨,以形写意,笔笔可见深厚功力。

原来,周凤梧先生1931年毕业于济南国画学校,师从名画家黄固源,专攻花鸟、虫鱼、人物、走兽,尤擅画虎,形神兼备。其作品《月季》载于《济南市卅年美术、书法作品选集》(济南市文学艺术联合会印制)《孤芳独赏难争艳,万紫千红总是春》入选全国各民主党派成员作品展,赴京展出。还有《群芳争艳》《旭日苍松》《虎啸生风》《鸳鸯》《梅雀》等作品,先后在淄川蒲松龄纪念馆、临邑邢侗纪念馆展览,并刊于《浙江中医学院学

报》《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药报》《杏林春雨》等报刊,甚至流传到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地。曾有人想代售其画作,周凤梧先生说:“我的画给钱不卖,只是以艺会友,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耳’罢了。”

在周凤梧先生看来,画画乃余事。有求美之心,无求名之望,简单朴素,悦人悦己。为医者,祛病是美;为画家,笔墨是美。美则快乐。学校曾给他安排更宽敞的住宅,他却眷恋着趵突泉,不肯搬离。在泉畔三室一厅的旧式小楼里,他的书房既是画室又是诊室,还是会客厅,总是被收拾得清静雅致,命名“四乐斋”。其意为:奉献是乐,助人为乐,书画最乐,知足常乐。并特制一方印,用于酬答画债。

“每个人最吸引人的时刻,都是在自己的专业里发光的时刻。所有人,概莫能外。”周凤梧先生的经历,印证了这句话。且不必说他诲人不倦,辛勤育桃李,亦不必说他勤于著述六百多万字,更不必说他的医者仁心,单是他与同仁合编的《老中医之路》第一、二、三辑,便是

称不朽。这套书收录近代全国89位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史料翔实,对中医后学启迪深远。读者朱炳林以《到处逢人说凤梧》为题在《中国中医药报》发文:

“……要不是当年周凤梧他们深蒙抢救名老中医经验刻不容缓,我们也得不到这份宝贵的医学财富。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成书的3册《老中医之路》更加光彩照人!周先生他们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我哪能不逢人便说呢?”

有人曾为周凤梧先生题写条幅,可作为他一生的写照:

钢笔是武器,阵地是处方,三个指头探明病魔来路,一双慧眼望穿罹患迷障。一生戎马倥偬,两鬓吐絮飞霜。指挥无数扶正祛邪的战斗,培养几多杏坛精英与良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写就十部辉煌的乐章。抽暇翰墨自遣,丹青百花齐放,笔下莺歌燕舞,纸上寒梅生香。

对天地有敬爱之情,对苍生有悲悯之情,对患者有仁爱之情,对艺术有唯美是求之情。周凤梧先生活出了人生大境界,他是真正的大先生。